

“双一流”高校在线教学的实施现状与思考*

陈武元, 曹苾蕾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国高校推迟开学,在教育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倡议下,线上教学成为高校的主要教学方式,其规模之巨为世所罕见。此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是对近二十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一次“大考”。通过对厦门大学开展问卷调查来梳理“双一流”高校线上教学的实施现状,发现当前高校的在线教学还亟待构建稳定而统一的授课平台、线上教学中师生间与学生间的互动不足、符合线上教学要求的学业评价体系缺失、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性有待加强、留学生群体的在线教学有现实困难等问题。反思“双一流”高校线上教学,应加快构建稳定而高效的统一线上教学平台,加强线上课程规划与教学设计,促进大学教师信息化素养的不断提升,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性等。

〔关键词〕 在线教学;教学模式;教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064(2020)02-0024-07

这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一次“大考”,尽管目前已经实现教育部设定的“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目标,但通过查找教育信息化建设和线上教学的短板,发现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基于这个问题意识,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于2020年3月13日在全国高校发起开展线上教学状况的问卷调查,截至3月17日共收到187所高校调查数据,学生有效问卷118191份,其中“双一流”高校参与少,学生填报问卷也少,无法形成一个可比较的整体,而厦门大学的数据则十分完整。因此,本文以厦门大学为代表,以点带面,探讨当下“双一流”高校线上教学的实施现状,深入分析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据此做一些初步思考。

一、线上教学的实施现状

此次疫情使我国“双一流”高校的教学工作由“线下”被逼走上了“线上”,尽管如此,厦门大学还是充分发挥既有的组织优势,迅速成立了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学技术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教学技术服务保障工作组,构建了学校线上

教学网格化矩阵式应急保障体系,全力为师生做好服务保障,从学校层面对线上教学进行整体统筹指导。教学技术服务保障工作组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及时发布信息,制作“在线教学平台操作指南”,并利用在线直播的方式为教师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进行了多场培训。^[1]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双一流”高校在线教学主要依托四大类平台进行:一是课程资源平台,如中国大学MOOC平台、智慧树、学堂在线等;二是实验类平台,如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综合平台;三是直播平台,如钉钉、雨课堂、腾讯课堂、ZOOM、企业微信、QQ视频等;四是校内平台,如课程中心平台、SPOC平台等。主要教学形式为“直播”和“线上互动研讨”,以往人们熟知的“录播”和“MOOC”等教学形式使用频率远不如该两种新的教学形式。^①

厦门大学针对课程组建了4368个课程群,努力确保课程、教师和学生三个100%入群,确保“课程门类都落实,学生一个不落下”,构筑防疫期基础牢、结构稳、技术硬、资源足的教学平台。^[2]与此同时,各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标准与建设机制研究”(项目编号:AIA190014)。

〔收稿日期〕2020-04-03

〔作者简介〕陈武元(1963-),男,广东普宁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曹苾蕾(1995-),女,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校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系领导、教学委员会、辅导员、教学秘书等进入课程群在线听课,全面了解学生的参与情况和教师的授课情况,并给予及时的反馈和调整。学校重点关注特殊困难学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为2020年应届毕业生提供特殊时期服务措施,尽量减少疫情对学生毕业的影响。对确因疫情、家庭条件、地理位置、时差等影响,不能或没有全程参加线上学习、开学后不能按时返校等特殊困难的学生(含留学生),将分批分类进行精准帮扶,提供个性化助学指导服务,保障学生合法权益。^[3]

目前高校平台服务器与带宽资源充足,教学过程整体无明显卡顿,教师课程准备充分,课堂内容丰富多彩,在线教学秩序正常。《疫情时期厦门大学“线上学习”调查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学生对当前线上教学总体认为“非常满意”的比例为13.7%，“满意”的比例为52.1%，表明目前学生对线上教学总体认可度较高。但同时也有3.8%和1.8%的学生认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说明线上教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并加以改进。

二、线上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符合线上教学要求的稳定而统一的授课平台亟待构建

首先,由于各高校从未考虑设计能容纳全校在线教学需要的教学平台,疫情下虽经多方努力扩容至能够满足教师线上教学之需,但短期内要构建起统一的授课平台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课程教学平台只能由教师自主选择,但由于各类平台使用方式不同、效率不同,为了平台优势互补,教师的选择差异便导致了学生需要安装多个软件、注册多个账号。调查数据显示,有88.6%的学生表示,上一门课需要使用超过2个教学平台;49.9%的学生表示,上一门课需要使用3个以上教学平台,课程和教学平台的数量过多且不统一无形中增加了上课程序的烦琐程度。尽管学校建有SPOC课程平台,但是师生更倾向于选择使用直播的方式,SPOC的相关功能没能吸引师生使用,可能与课程平台在硬件方面的不完善有关,这需要相关技术人员进一步完善开发、调试等工作。

其次,线上课程的使用率受教学内容是否适合线上教学的影响较大,这使得线上教学的课程类型分布严重不均衡。厦门大学目前使用线上教学的课程类型主要集中在理论课上(94.2%以上的理论课采用了线上教学);实验课、术科课等需要课堂实践

的课程,由于受实验室、运动场、琴房等场地限制,使用线上教学的比例分别为21.2%和13.4%;其他教学环节(含军训、见习、实习、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使用线上教学的百分比仅为8.2%,这或许是线上教学的局限性之一。

再次,网速和平台稳定性也是影响线上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学生的评价来看,有60.4%的学生认为“网络速度的流畅度”为“好”或“非常好”,36.5%的学生认为“一般”;57.6%的学生认为“平台运行的稳定度”为“好”或“非常好”,38.6%的学生认为“一般”。学生对线上教学平台总体评价呈中等水平,这可能与一部分学生学习时存在网络掉线、网络延迟、流量费用昂贵等情况有关。此外,受疫情影响,学校未统一分发课本,学生上课没有纸质书本,只能根据教师的课件或者电子资料上课,课程资料的选择变得零碎化。如何让线上课程向整体化、统一化的方向完善,增强其便捷度和使用效率,是线上教学平台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线上教学中师生、生生之间互动不足

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课堂上的师生互动都是教学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检查教师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观测点。线上课堂通过网络将处于不同空间的师生联系在一起,突破地域条件的限制,这是其相较于线下教学的重要优势。尽管有59.8%的学生对目前线上教学“与老师课内外的交流互动”效果的评价是“好”或“非常好”,甚至曾经一些羞于与教师交流的同学通过线上方式与教师增进了交流,但在对线上教学缺点的描述中,仍有59.3%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教师无法即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有57.4%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教师无法及时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有43.5%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教师无法第一时间反馈学生关注的问题”。这表明线上教学的不足非常明显,突出表现为教学临场感的缺失,使教师无法直接得到学生的反馈。也就是说,师生无法像在线下教学场域里那样进行即时沟通与交流,增加了教师掌控学生学习动态与课堂参与的难度。另一方面,课堂上传统的提问、作答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进而造成教师讲课节奏把握不准,调动学生积极性变得难上加难,于是就容易产生学生精力分散,听课效率不高等问题。在学生之间,以往的课上小组讨论缺乏实现条件,学生独自面对屏幕,缺乏学习、探索、研究的激励氛围。

(三)符合线上教学要求的学业评价体系缺失

尽管学校一开始就组织各院系领导、教学委员会、辅导员、教学秘书等进入课程群在线听课,加强教学过程的监督,但说到底还是一种将“线下”搬到“线上”的做法,是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由于符合线上教学要求的考核体系缺失,且教师使用的授课平台不同、标准不同,使得教学管理者难以有效监管学习者和教学者的行为,这就对学生与教师的综合考评体系提出了挑战。特殊时期,学生学业评价延续了传统教学的评价模式,在评价过程中出现了更加便捷的出勤考察和课后作业提交形式。但实际上,学生出勤率仍然难以约束,学生实际学习进度差异可能比传统课堂更大。^[4]在课堂纪律方面,学生可以通过文字相互交流,发送的消息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管。部分学生过分依赖回放,导致课上不听讲,课程学习不及时,进而影响学习效果。

在问卷调查的主观题部分,学生普遍反映,线上教学的课后作业负担远大于线下教学。相比之前的线下教学,线上教学在课后的作业布置上显得更为严格,几乎每一堂课都留有课后作业,这在以往的课堂上是比较少见的。教师的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增强学生上课的认真程度,确保学生课余时间的学习投入,并据此对学生学业评价。具体来说,学生作业量的增加,一是因为在线课堂缺乏有效的实时互动,教师为了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将作业作为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二是因为之前线下的作业多以小组作业或长时间完成的作业为主,现在几乎变为每个学生独立完成或一周内完成的作业;三是因为学生在家中时间充裕,便布置更多的作业以填充学生的课余时间。但是,由于学生在家中还有其他事务,并不是完全的“无事可做”,也并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可以做到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这就导致了学生因线上教学和线下生活两方面“较劲”而感到疲惫不堪、分身乏术,因此在线上教学的学业评价的数量和方式上还有值得改善的地方。

(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律性有待加强

大学生都是18岁以上的青年人,一般来说都具有能够长时段集中精力学习的自制力。但是,家庭和学校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空间,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认知中,“家”是让人感到安逸而舒适的特定空间,“学校”相对来说更讲规则,是知识交流的空间。在安逸的空间内将自己置身于一个规则明晰、知识输出与知识获取的场景之下,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凭

借自制力来克服心理舒适区,做到高度自律。在线上学习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中,分别有45.6%、43.9%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学生未养成线上学习的良好习惯(如按时上课,学习自律能力等)”、“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弱”;在线上学习对学生最大的挑战中,分别有77.2%、76%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需要更强自律性,养成良好的线上学习行为和习惯”和“对自主学习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调查数据显示的这个结果是应对疫情开展线上教学前所未预料到的,由此表明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所处环境条件的不同。这也提醒我们:学生从寒假开始到新学期开始,一直处于无拘无束的家庭环境中,要将自己从中抽离进而营造节奏紧凑的学习氛围,是需要其有更强的意志力的。由此可见,之前线上学习的习惯尚未养成,自主学习能力没有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在家上课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不容小觑的。

(五)留学生群体的在线教学有现实困难

留学生群体是一流大学的一道风景线,留学生占比是体现“双一流”高校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解留学生群体的在线教学情况,笔者电话访谈了厦大接受留学生数最多的海外教育学院的分管院领导。据他介绍,疫情期间,身居海外的留学生的线上教学主要受到时差和学生网络条件/状况的影响。一是,留学生分布世界不同国家,与中国时差小的国家学生较为方便按统一时间参与学习,而时差大的国家学生则不够方便。二是,不同国家的网络条件/状况不尽相同,尽管中国国内的网络稳定,但其实现端存在一定问题,所以教学中(特别是互动交流)常出现卡顿滞后、语音不清等问题,这样不仅影响到教学平台应有功能的发挥(只能以“评论区”打字交流为主,“举手连麦”等难以发挥其效能),而且容易出现拖堂,不能按时完成教学进度。三是,针对留学生的教学,语言课是主体部分,而语言技能(特别是听、说)需要交互实操掌握,这是线上教学难以代替线下实际课堂的地方。总之,教学组织及教学的稳定性和画面音质的清晰流畅度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教学效果和管理存在着一定困难。

三、基于线上教学问题的思考

(一)加快构建稳定而高效的统一线上教学平台
疫情发生之前,使用过线上教学的学生占比为34.8%,在疫情期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99%,由此可见,线上教育实际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满足师生对线上课程平台需求的巨大增长。而这一增长

将引发线上教学设施和教学方式的巨大变革,需要加快推进在线课程平台的建设。尽管近二十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线上课程种类(国家级精品课程、慕课课程等)已经非常丰富,师生可以自行选择进行正常教学之外知识点的完善与扩充,但课程形式主要表现为“录课”,对“直播”的授课方式接触较少,如今直播形式变成了线上教学中最主要的授课方式。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发挥自身优势,与相关企业联合研发,建立并不断完善统一的教学平台,特别是加快直播功能的完善与建设。

课程平台建设应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理念,体现符合在线教学需求的“一体化”构建原则,要构建科学有效的质量监控机制,杜绝形式主义。高校应发挥平台大数据在质量监控与评价中的积极作用,针对线上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考评制度,并纳入学生和教师的考核体系中去,提升平台在过程保障和评价分析等方面的应用水平和辅助决策能力,提高平台的智慧性与人性化程度。同时,由于网络的公开性和记忆性,一些不适宜在线讲授的课程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平台在安全监控方面应加以完善。通过平台功能的迭代升级,为教、学、管理提供更精准、细致的服务。

在线课程平台的建设应具备长远眼光,其便利性与无限性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学生认为未来的线上教学平台应从多方面考虑,特别是平台的稳定性和功能的高效性。此次线上平台的建设与完善,将形成更加高效、科学的教学辅助工具,在疫情结束之后,该平台仍然可以为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与学习提供线上的资料分发、课程签到、秩序监控、课程评价、作业提交、师生沟通反馈以及成绩评定等帮助。要提高学校资源的获得率和使用率,为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查找相关资料提供方便。

(二)加强线上课程规划与教学设计

大学课程通常主要是指高校一个系或一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中的各教学科目及其系统或结构。^[5]课程作为教育领域中一个动态发展的事物,其内涵一直在不断深化和丰富。具体来说,课程包括课程目标、课程设计、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多个环节。学校应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线上课程的数量与时长,使之更加规范化。通过相关技术的支持,科学安排课程数量、课程安排以及授课时长,改善艺术、体育类课程的学习方式。对于专业和课程种类

繁多的高校来说,统一授课较难实现,但可以通过平台建设统一安排上课时长,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授课内容,重心应落在教会学生如何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上,减少大学线上课堂的随意性。^[6]

在维果茨基、皮亚杰、布鲁纳等人的经典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王竹立提出了网络时代的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强调真实情境对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合作与交流在学习中的关键作用,还强调意义建构包含在知识创新在内,将学习、应用、创新三个阶段合为一体,为混合式学习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7]线上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因此,教学设计应多融入问题解决、实践探索类的教学活动,突出教育个性化、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让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学习丰富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教师应秉持“引导”的教学理念并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应在了解学生已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教会学生如何对线上资源进行搜索、选择、思考、交流与写作。^[8]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应吸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选择一些能够让学生产生浓厚兴趣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地探索未知。在课程作业的布置上,应倾向探索性的目标任务,作业应对学生学习知识和能力建构有引导作用,不应挤压学生的正常生活。

传统教学中,学生的学业评价一般由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组成,其中形成性评价指的是学习过程中的评价,一般由单元测试、平时作业构成;终结性评价主要由期末考试或期末论文构成,这些对于检测学生学习效果和调节教师教学活动有重要意义。线上教学反映出的学业评价的问题正在提醒我们,学生形成性评价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对学生的综合考评上,学生每一次的出勤、课堂互动、讨论发言以及作业完成情况都应纳入学生的综合评价得分,落实到每一位学生的真实表现上。同时,不能拘泥于学生的在线签到、学习时长和学习成绩,更应通过线上教学的信息化优势,追踪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进展和成效,并制订更具个性化的评价指标。正是由于日常教学的稳定性,很多在学校中值得注意的机制被视作了常态,而真正严格的课程与教学应然模样被教师和教学管理者忽视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后,学校应以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管理为抓手,形成更加科学的课程考核与评定方式,特别是对日常学习的检测。^[9]

(三)促进大学教师信息化素养的不断提升

信息化教学的有效推行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学校信息化条件和教师信息化素养,其中教师因素占据主导作用。^[10]毋庸讳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背景下,教师学习和线上教学模式往往是教师自觉选择的结果;教师培训课程中针对信息化素养的提高相对不足,教师集中学习信息化教育技术的机会和平台较少;部分年长的教师由于惯性使然,接受现代信息技术和工具的速度较慢,或选择年轻教师或助教进行简单的操作性工作等,^[11]造成了大部分教师使用信息化教学工具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的现象,教师整体信息化素养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线上教学的顺利实施,与教师专业能力紧密相连,教师专业发展必须与课程发展齐头并进,教师应具备基本的信息化素养,这是新时代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大学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应包括具备信息化教学意识、具有信息化教学能力和掌握信息化教学技术等。针对这几方面,学校相关部门应首先对教师开展信息化培训,改善教师对于信息化教学的理解和认识,让教师充分了解信息化教学的便捷性和有效性,突破传统教学的思维定势;其次,应提供教师信息化教学技术的分享机会和平台,加强教师团队建设,避免教师单枪匹马研究课程平台的操作技术,帮助不熟悉线上教学的教师掌握基本线上教学技术,提升教师群体信息化水平;再次,特殊时期,应发扬团队精神,帮助每位教师顺利授课,并分享授课方法、典型经验,切实推进教学改革,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做到与线下教学“等质同效”。

(四)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教育影响或教育中介(包括教学手段)、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三者在一一定的场域中相互作用以完成教育过程。从现实或经验来看,教师、教育中介(包括教学手段)、学生是相互影响的,但对教育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还是学生,毕竟内因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线下教学还是线上教学,其关键点都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学生在进行学习相关活动过程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了解、认识、分析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通常以自我学习和接受新知识为主。^[12]在线教学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便利,但这一教学形式对学生学习自主性、自律性要求更高,而学生独立的、自主的学习能力差异直接导致了学习效

果的差异,并通过线上教学得到了放大。这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实践,使得高校人才培养中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需求格外显著,自主学习能力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让一部分学生意识到了自己的学习自主性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传统教学中大学生学习自主性同样至关重要,但高校似乎将学习自主性的培养默认为学生“自我成长”,缺乏切中时弊的调查、培养与措施,导致这一被默认的关键性行为,受到了忽视,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进。

高校教育,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要培养学生的“慎独”精神。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是逼出来的,不是被动学出来的,而是以主动获取知识、发现知识的能力为前提的。高校必须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这也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应有之义。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受到外界对于学业要求的压力较小,探索知识、不断学习的意愿主要源于自身对自己的要求。大学生应该意识到当今社会对高水平、高质量人才的巨大需求,意识到只有不断学习、自我提高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13]学校应开设相关课程进行自主学习的指导,帮助学生进行人生方向和学习规划,制订学习目标,传授和分享自主学习的方式方法,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监控和自我激励,有意识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五)重视和保障留学生群体的在线学习

留学生群体是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一道靓丽风景,留学生占比更是体现“双一流”高校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双一流”高校无不把留学生(特别是学历留学生)教育纳入重要办学内容。近年来,随着“留学中国”计划的实施,“一带一路”教育服务计划的推进,以及“孔子新汉学计划”等重要措施的出台,搞好留学生教育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这类大学的面前。

留学生教育的核心在于对认同留学目的国的国际学生的培养,故置身于留学目的国是保证培养质量的关键一环,也是无可替代的一环。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于留学生教育而言,线上教学是难以取代线下教学的。但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在无法置身留学目的国的情况下,对教育目的的实现就需要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其中无论是学历留学生还是非学历留学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留学目的国的语言问题。而语言技能的学习和掌握需要环境和实操,如何在线上实现这一需求和任务,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需要教师、技术人员乃至整个网络平台来思

考和突破的大问题。

除了语言问题,专业知识、国情了解、文化认同等留学生培养内容,也需要统筹加以设计和实现。令人欣喜的是,迅猛发展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我们打开了一片广阔天地,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新业态、新方式只有被充分且灵活地加以运用,优质教育资源、个性化学习需求等才能在开放、共享中各展异彩,收获实效。

因此,重视和保障留学生群体的在线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涉及内容繁多,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切实加以解决,而这也正是呼应并做好这个提前到来的全球化学习时代的使命所在。

四、结语

学校教育仍是未来教育的主流形态。尽管这个问题不是此次线上教学调查的内容,但却绕不开“学校教育存废”这个敏感问题。因此,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调查也从一个侧面启发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

围绕学校教育存废的争议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教育家舒里金等人首次提出了“学校消亡论”,认为应根据学生的兴趣展开教育活动,用一般社会化机构如“劳动公社”和自发性的“社会形式”来取代学校和学校教育;^[14]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教育学者再一次提出“学校消亡论”(Deschooling),认为学校教育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会束缚人性而不利于学习,或者认为学校的职能不外乎社会筛选和灌输价值观。^{[15][16]}这些观点或理论虽然在上个世纪的不同时期均已受到了批判,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巨大发展,教学资源与课程平台种类繁多,确实让学生如今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的“学校消亡论”又卷土重来,不断有人质疑“教育是否还需要教师”“学校是否会消亡”等问题。^[17]虽然线上教育有线下教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传统学校作为进行文化传承、对新一代进行社会化的专门场所与组织,其教育的不可替代性通过此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也得到了充分肯定——传统学校教育有着线上所不可替代的育人作用。据调查结果显示,有27.2%的学生赞成或非常赞成线上学习比传统线下学习效果好,有29%的学生不太或不赞成,42.5%的学生认为一般,总体来看,学生认为线下学习效果还是略好于线上学习。由此可见,线上教育无法完全代替线下教育,学校既没有理由消亡,也不可能消亡。

传统学校中,师生间的沟通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交流,这些都是抽象的网络以及冰冷的屏幕所不可代替的,需要师生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是,线上学习由于缺少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朝夕相处、有着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同学,学生只有知识性的输入,对其全面发展是不利的。大学为了实现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培养的目标,需要教师和学生的交互合作与深度研讨,需要教师和学生思维、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但是面对时而卡顿、时而延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线上教学平台,教师不能从学生的表情、语言、肢体动作掌握课堂信息,就很有可能造成问答不顺畅、交流受阻碍的问题。久而久之,教师课上提问减少、文字化的作业增多,线上课堂演变成教师的“一言堂”,不利于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型、研究型人才培养。对于学生来说,线下教学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学校和教师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能力和成就更能够得到他人的肯定,解决问题能力和自觉性能够得到有效的提高,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说明了线下教学的不可缺失性。

当今世界,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教育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模式。无论教育观念怎么改变,也无论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是高校始终必须坚持的改革方向。这次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意味着我国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最大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和一个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培训工程,一次全球最大的信息化教学社会实验和一次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对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教育教学方式改革具有革命性意义,最重要的是极大地促进了教育观念的改变。^[18]教育观念的改变,将使高等教育反思已习以为常的教学惯性,并有力推动教育技术的发展。^[19]调研中发现,有59.2%的学生接受或非常接受“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23.2%的学生表示一般,16.8%的学生表示不太接受或不接受。部分学生表示线上教学方式非常好,甚至认为开学之后还可以进行相关的线上教育。展望未来教育,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的彼此融合、取长补短将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会得到提速发展,在让学生脚踏实地学习的同时,又可以遨游“云端”,享受“云”教学所带来的便利。对于厦大本身而言,不同校区可以充分利用网上教学的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机整合,但要切忌原封不动地照搬线下教学改革模

式,任何方法的借鉴与使用都要立足于实际。总之,对这一“史无前例”“世无前例”,甚至今后也不多见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反思,进而改进教育信息化工作,改变教育模式,将是这次大规模在线教育最大的价值体现。^[20]

〔注 释〕

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采用数据均来自对厦门大学的调查。

〔参考文献〕

- [1] [2] 厦门大学新闻网. 厦门大学 2020 年春季学习“在线”如期开课[EB/OL]. (2020-02-17)[2020-03-23]. <https://news.xmu.edu.cn/2020/0217/c1550a394355/pagem.htm>.
- [3] 厦门大学教务处. 关于继续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科教学工作的通知[EB/OL]. (2020-03-17)[2020-03-23]. <https://jwc.xmu.edu.cn/2020/0317/c19211a397087/page.htm>.
- [4] [6] 谭清才. 把握好“战疫”中的“空中课堂”教育实验[N]. 团结报,2020-02-18(006).
- [5] 潘懋元. 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49.
- [7] 王竹立. 新建构主义:网络时代的学习理论[J]. 远程教育杂志,2011,29(2):11-18.
- [8] 郑云翔. 新建构主义视角下大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模式探究

- [J]. 远程教育杂志,2015,33(4):48-58.
- [9] 厦门大学教务处. [优秀案例]化学化工学院线上教学保障机制与举措[EB/OL]. (2020-03-24)[2020-03-25]. <https://mp.weixin.qq.com/s/ikhIWnZtQmyt0bOGvESXQg>.
- [10] 赵冬冬,朱益明. 信息技术引领教学改革及其辨正——兼议“屏幕改变命运”[J]. 中国电化教育,2019(11):41-48.
- [11] 任小媛,王志军,王诗佳. 基于 MOOCs 的混合式培训模式研究——高校新教师专业发展的新途径[J]. 现代教育技术,2016,26(8):76-82.
- [12] 李云梅,李大为,胡阳. 团队氛围、团队心理安全感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影响[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6):112-117.
- [13] 成秀英. 远程教育模式下大学生自主学习存在的问题及实现策略[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18):44-45.
- [14] [17] 刘垚玥. 信息时代“学校消亡论”的省思[J]. 教学与管理,2016(3):5-8.
- [15] 郑金洲,吕洪波. “学校消亡论”评析[J]. 外国教育动态,1990(5):38-42.
- [16] 项贤明. 作为建构之前提和基础的批判——20 世纪中叶美国“学校消亡论”的当代思想价值初探[J]. 比较教育研究,2019,41(7):3-12.
- [18] [20] 刘利民. 这次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实验”将推动中小学学习模式“革命”[EB/OL]. (2020-03-12)[2020-03-23]. <https://mp.weixin.qq.com/s/I8rKsmfR4o2t7VpqqjAOxQ>.
- [19] 邬大光. 教育技术演进的回顾与思考——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高校在线教学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2020(4):1-6.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 on Online Teaching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Chen Wuyuan, Cao Hongle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COVID-19) has delayed the star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suspend classes but not teaching or studying”, the online teaching has become the main method of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developing in extremely large scale. This large-scale online teaching is a “serious test” for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Xiamen University, taking point to bring the whole to sort out the present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an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Reflecting on online teaching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 stable and efficient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line course planning and teaching desig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should be enhanced, and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should be cultivated.

Key words: online teaching;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evaluation

[责任编辑:于翔;责任校对:张文]